

李存光 著

我心中的巴金



文化艺术出版社

我心中的巴金

李存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中的巴金/李存光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8

ISBN 7-5039-2066-1

I. 我… II. 李… III. 巴金-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093 号

我心中的巴金

著 者 李存光

责任编辑 冯京丽

封面设计 海 冰 黄开毅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图 4 面

字 数 228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66-1/I·903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巴金向李存光出示1927年所写《春梦》(片断)原稿 (1991年2月4日)

6A1094/03



▲巴金在寓所与李存光同志交谈（1984年12月3日）

[illegible]

我在这边过得挺愉快，一点也不想家。不过，在空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用更多的时间给更多的同学写信。有时我们彼此间还开玩笑，互相开玩笑。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别人看来，我们水手是“对头”，合在一起就是“对头”的“对头”。

我在想，你在这里，你过得怎么样？在断断续续的，你的生活怎么样？开荒？我们就能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真活一次！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北京市882信箱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所
 李春光同志

上海南京路133号李光

航空
 BY AIR MAIL

▲巴金为《巴金谈人生》所写前言手迹 (1991年2月14日)



写在前面的话

公元 2001 年已经过去五十多天了。农历除夕之夜,当远处阵阵震耳的鞭炮声响过之后,我才确实感到:一个百年过去了,一个千年过去了! 生命短暂的人能际遇跨越千年的时刻,多么凑巧,多么幸运。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千载难逢”啊! 在这个鼎沸的不眠之夜,在这个新千年的初夜,情不自禁的我,莫名地想到百年前那个苦难的世纪之初,以及随后的四五十年。我只有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经历。尽管我目睹或经历了社会的变迁翻覆,加之自己由南向北、从西至东也有种种阅历和感受,但是对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人的诸多景况,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仍深存隔膜和误解。只是在年过五十之后,才渐渐有了一些醒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但“知天命”之年才有“不惑”之感,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后知后觉者。

1978 年,我告别西北十三年的生活,到北京读研究生,重新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的学习研究。虽然我对巴金的研究可追溯到 1963 年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但当时所做的工作仅仅是研究的准备,况且只有近一年的课余时间。此后是近十四年光阴的虚掷和研究的空白。1979 年,我开始撰写并发表有关巴金的论文。迄今为止,在巴金研究方面,除已出版的六七部专书外,还有若干论文和文章散见各处。二十多年来,不论做杂事

还是搞研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论风吹雨打还是晴空丽日,巴金的话题总萦绕在我的心中。宽容的朋友以为这些文章尚有可存阅之处,建议我将它们结集。于是,我把这些长文章短搜集起来,归类编次,遂成此书。

全书分为四辑:

“第一辑春风煦煦”,反映我与巴老不多的几次直接交往,收入巴老六十年代初给我的一封信和九十年代初为我编的书所写序言,以及我访问巴老的两次谈话记录。此外,从1986年至1993年巴老在编辑《巴金全集》期间致责编王仰晨先生的信中,摘抄了提到我的有关段落。“第二辑岁月悠悠”,是对二十世纪各时期巴金研究状况的评述。首篇《巴金研究的回顾》,是我“文革”后所写第一篇有关巴金研究的论文,大概也是国内系统评介五十年巴金研究概貌的首篇论文。八十年代以后,巴金研究呈现出强劲势头,取得令现代文学研究界刮目相看的丰硕成果,于是我写了第二篇评述文章。但这一“研究之研究”的工作未能坚持下去,只在九十年代末应我尊敬的前辈徐中玉和钱谷融两先生之约,为他们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文学卷》写了概述巴金研究状况的条目。在这个条目基础上稍作增补,写成了《二十世纪巴金研究掠影》。这篇文章虽短,且完全是“客观叙述”,但的确的确是“字斟句酌”地写成的。“第三辑管窥蠡测”,收入对巴金作品的评论。由于系统论及的作品不多,为弥补内容的不足,编进了一组涉及面稍广的短文。“第四辑雪泥鸿爪”,汇集我为自己写的和编的几本书所作的后记,以及为别人的著作所写的序或跋。这些文章有助于了解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大致情况和些许体会,其中也折射出研究者之间融洽沟通、互补共进的侧影。

本书中的文章(包括附文)除1990年初所写《历史的一页》、



1963年我写给巴老的信以及巴老书信摘抄的跋语三篇外,其余都先后在报刊或书籍中发表过。未发表的三篇,《历史的一页》是第一次巴金研讨会后为香港的一家文学杂志写的,大概因时事的缘故,寄去后却未刊登,后又投给广州的一家刊物,也未获掲載。由于这篇文章记录了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的若干侧面和细节,我颇珍惜,所以作为附录辑存。我写给巴老的信是近四十年前的一封私人信函,当然不曾公开,现附骥于第一辑以保留一丝历史的记忆。巴老书信摘抄的跋语,则是编此集时才写的。

翻检这些东西,令我感慨万千。时过境迁,八十年代中期前的绝大部分篇章现在尚可一阅,但个别文章连自己也难以卒读。这固然表明了我忠实于彼时主流话语而未能脱俗的局限,同时也表明了特定时期思想文化界、学术界的普遍状况,有必要“立此存照”。过去文章中原有的思路 and 观点是不能改动的,故而在不改变基本观点只作少量文字删除后,仍录入本书。这毕竟是历史的一页,而历史是不能也不应回避的。我以为,我研究巴金的历程,特别是我研究中的局限,在我这一代研究者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因此,本书中所有的文章,都含有某种历史“中间物”的意蕴。

在编竣这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巴金研究的同仁深怀感激。大家在寂寞的斗室里默默地耕耘,相互信任,携手并肩,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就拿学术讨论会来说,自1989年11月在上海举办“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以来,1992年、1994年、1997年和1999年,分别在成都、北京、苏州和襄樊,又举办过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本有分量的论文集。今年,拟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负责筹备在福州举办第六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由于巴金研究者至今未建立全国性学术组织,故历次会议的筹备事项均由有关研究者和承办单位协商办理。参与策划和筹备的人都是自愿尽力。在既无学术团体为依托、又无实体机构做后

盾的情况下,研究者们靠义务劳动,靠合作精神,十三年中居然能连续召开六次有成效的会议,实属不易,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也不多见。这样的研究环境,亦是促使我勉力耕耘的动力之一。

以上的话是我利用春节休假编定本集后写的。现在,接着再谈几句。新的世纪已经开始。二十世纪历经忧患的人类又充满了新的憧憬。未来的千年,世界将有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无法预测。人们说二十一世纪是新经济时代,是IT时代,是科技时代,是知本家时代,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何者为确,我不甚了了。前些时候,我写了一篇谈科学观与人文观的文章,其中一些看法可以在此重述一下。我的看法是:

科技成就,物质文明,才是改变我们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提高我们生活的水平与质量的根本动力和首要标志。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百年间,飞机、无线电广播、装配线、合成橡胶、电视、火箭、抗生素、雷达、电脑、核电站、避孕药、人造卫星、激光、太空船、试管婴儿、国际互联网、克隆技术、人类基因图谱等众多重要科技发明,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这些重要发明不仅改变着世界,更改变着人类自身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别的不说,看看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多种成就,给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乃至思想的方式和状态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据。面对科技的成就和恩泽,我们应当歌唱,应当欢呼。早在二三十年代,面对现代工业创造的物质文明,许多作家就赞美大工业的诗情,比如巴金就这样呼喊过:“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物质文明。”^①在今天,我们仍然应该高声赞颂科技的进步。因为,是它已经改变了一切,是它正在和将要改变着一切。

① 巴金:《旅途随笔·海珠桥》。





科学的进步总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粗变精。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追求，远古以来人们种种征服自然力的理想已经一个个实现或接近实现。如今，人们真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反观人文，情况大不一样。请冷静地甚至悲怆地沉思：自有文字以来，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期，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对于人文精神的追求，有过多少共同的传述！然而，走过几千年艰辛途程，历经种种社会形态，理想社会的蓝图实现了几许？健全人文精神的目标达到了多少？当然，社会在曲折中逐渐发展，在阵痛中不断进步。然而，人们对人心“不古”、世风不正、人文精神失落的不满，批评，责难，拷问，从未停止，有的方面甚至延续百年、千年而不改。在文学作品中，思“古”怀“古”的情结绵绵不绝。人们似乎在怀念古朴的茅屋、轻柔的炊烟，实际上却是向往旧时的世风人情，也即人文精神。这种情况在科学中就不曾有过。

人文的遭遇也难以逆料。同一种思想、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度，命运可能截然不同。此时（地）是毒草，彼时（地）成香花；此时（地）是真理，彼时（地）成谬论。甚而至于，同一国度，同一时期，在“我”看来是香花、是真理，在“你”看来则为毒草、为谬论。此类事例可谓屡见不鲜。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不但可指政权的桃李更迭，也可指人文思潮的沉浮落涨。谈谈近事吧。近一二年来，一些被称作“酷评家”的青年学者接连撰文，睥睨鲁迅，嘲笑巴金，鄙薄现代所有名家名作，那气势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宽松的政治、社会、人文环境，使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敢于发表，能够发表，这是时代的进步，可喜。但是，人们的见识并不与这种进步成正比，可叹。我在尊重这些意见有发表自由的同时，内心感到深深的悲哀。这就是人文与科学的不同。这可是分量颇重的大大“不同”啊！

科学也是双刃剑。科学可以造福人类、改天换地，科学也可以危及社会、杀人害世。火药、武器、克隆、电脑……概莫能外。毕竟利大于弊，毕竟可以兴利除弊。前者是我们对待科学的基本态度，后者则有赖于人文的关怀、引导和规范。这里又凸显出人文的作用。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千万不要忘记，这“作用”的前提是什么。

作为跻身于人文工作行列的我，并非自轻。人文的重要性客观存在，彰明较著，谁也无法否认，谁也否认不了。人文在增进知识，丰富头脑，开阔视野，拓展襟怀，树立理想，健全人格，升华境界乃至凝聚力量，稳定社会诸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切科学、一切创造发明都离不开人，无论多么杰出的科技成就，也是靠人做出来的。既如此，人文精神无处不在。然而，我希望的却是人文工作者们摆正人文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高地估计了人文的力量，不要不肯正视人文和人文工作者软弱、缺失和无力的一面。

谈巴金研究却扯出科学观与人文观的话题，离题了，打住。

今年底，我们将带着进入新世纪的喜悦与焦虑，召开新一届研讨会，探究巴金与新世纪文化建设的课题，再解读巴金的作品。这肯定不是扭转乾坤之举，于大局总体亦难有多少补益。只能说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也是我们应当做的事。仅此而已。

我还要说的是，这本书注定是少数人的读物，但出版它于学术、于读者并非无益。为此，我诚挚地感谢关心它的侯样祥先生，感谢愿意出版它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和责编冯京丽女士。

新千年七月 写毕于京都五米斋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	---

第一辑 春风煦煦

巴金给李存光的信	3
[附]李存光致巴金信	5
《巴金谈人生》前言(巴金)	8
[附]感奋与崇敬	9
《巴金书信》摘抄	11
[附]谢谢您,巴老!	13
巴金访谈录	15
——关于“鲁迅的道路”、传记写作及其他	
与巴金老人谈马宗融	20

第二辑 岁月悠悠

巴金研究的回顾	27
新时期巴金研究概观	45
二十世纪中国巴金研究掠影	62

历史的一页	68
-------------	----

——追记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前前后后

第三辑 管窥蠡测

巴金：一朵绽开着的生命之花	83
略论《家》的思想和艺术	87
——并纪念单行本面世五十五周年	
论巴金和茅盾、老舍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 艺术的贡献	102
巴金暮年的伟大完成	117
——论《随想录》的时代品格、文学意义及其他	
[附]十年来关于《随想录》评论的概况	134
诚挚的心 质朴的文	142
——谈巴金的《纪念友人世弥》	
忧郁的低吟 激昂的声讨	151
——谈巴金早期的诗作及文学观	
简论巴金建国后的文学创作	172
巴金著译杂记	186
巴金的文学意义	186
关于《家》的发表情况	188
巴金的第一篇散文创作	190
“小人小事”三部曲	192
鲜为人知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	193
巴金文学道路上的又一座丰碑	198
不解之缘	199
——略谈巴金与杂文	
几本署名“巴金”的书	203





巴金青年时代的三位“先生”	205
《巴金笔名考析》补正	209
《巴金笔名考析》再补正	210

第四辑 雪泥鸿爪

燭火不能为日月之明	217
——《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后记	
[附]《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提要	218
集思广益的成果	223
——《巴金研究资料》编后记	
他是青年的挚友和良师	228
——《巴金谈人生》选编后记	
我眼中的巴金老人	231
——《巴金传》代后记	
多棱镜下的巴金	242
——关于《世纪良知：巴金》	
[附]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245
一部坚实的著述	249
——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评介	
深具学术意味的成功“对话”	252
——山口守、坂井洋史《巴金的世界》书后	
辜也平《巴金创作综论》序言	257
锲而不舍的耕耘者	262
——我观樋口进教授研究巴金的特色及成就	

第一辑

春风煦煦